

杨可 译



Дневной дозор

守日人

欧洲科幻大会年度最佳作家 | 俄罗斯科幻文学之父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著

守日人



[俄]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著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

杨 可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4-187

守日人/(俄罗斯)卢基扬年科著;杨可译.一上
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52-7

I. ①守… II. ①卢…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2643 号

ДНЕВНОЙ ДОЗОР

copyright © Sergey Lukianenk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林淮克

特约策划:陶媛媛

封面设计:汪佳诗

守日人

[俄]卢基扬年科 著 杨 可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制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75,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52-7/I·4250 定价:39.90 元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кьяненко (1968 —)

俄罗斯著名科幻小说家，欧洲科幻大会 2003 年度最佳作家，俄罗斯科幻大会 2006 年度最佳作家。毕业于国立阿拉木图医学院，毕业后担任内科医生和精神病医生，1988 年发表处女作《毁灭》，随后陆续发表众多科幻作品，广受好评，并获得了数量众多的文学奖项，被誉为俄罗斯科幻文学之父。真正让谢尔盖·卢基扬年科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的是他的“守夜人”系列，该系列迄今已出版五部作品，被誉为这位科幻文学之父的经典代表作。

守夜人系列

《守夜人》

《守日人》

《黄昏使者》

《最后的守护人》

《新守护人》

责任编辑：林维克

特约策划：吴文娟 陶媛媛

封面设计：汪佳诗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99网上书城(www.99read.com)有售

天猫商城：九久图书专营店 (<http://jiujiuts.tmall.com>)有售

本文禁止作为诽谤光明事业的文本传播。

——守夜人

本文禁止作为诽谤黑暗事业的文本传播。

——守日人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们两国人民一直对彼此的文学怀有兴趣。《三国演义》和《水浒》，屈原和李白的诗歌为俄罗斯读者所熟悉，中国读者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库普林，契诃夫和普希金。书籍不仅使我们更好地相互了解，而且使我们学会好的东西，避免坏的东西。正如伟大的孔夫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从每一本阅读过的书——这甚至比从一个人那里得到的更多……”

这些话是三年前在中国翻译我的第一本书——《幻影迷宫》时我写下的。当时我非常希望，这不是一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读者的偶然邂逅，希望在第一本书之后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书。这一天果然到来了——《守夜人》就在您手中。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本非常俄罗斯化的书。故事发生在俄罗斯，人物绝大部分是俄罗斯人，而且尽管情节荒诞离奇，但主人公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是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感到亲近和能够理解的。

现在，随着《守夜人》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版，我坚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很相似。因为如果在俄罗斯流行的书成为英国人和瑞典人，荷兰人和以色列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喜爱的书——这就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相近之处远远大于差异。因此我希望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守夜人》也会成为你们中国自己的守夜人。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第一部 允许旁人进入 1

第二部 超凡人的异己 145

第三部 另一种力量 281

第一部

允许旁人进入

序 曲

房子的入口处不能让人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密码锁是坏的，已经不能用了，脚底下满是被踩碎的廉价香烟的烟头。电梯上刻满了文理不通的语句，其中“斯巴达克”的字样出现的频率就像不堪入耳的脏话一样高。电梯的按钮被烟头烧得满是窟窿，窟窿里被人用心地塞满了已经变硬的口香糖。

通向四楼套间的那扇门与房子的入口倒是很匹配：还包着一层苏联时期的残破的人造革，用歪歪斜斜的螺钉拧在上面的廉价铝制门牌号也摇摇欲坠。

娜塔莎按门铃前迟疑了片刻。到这里来而且有所期盼，这很荒谬。但是既然一时糊涂到竟然决定求助于魔法，倒不如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听听广播。正规的沙龙也好，持国际文凭、经验丰富的特异功能者也罢……反正都是欺骗，这是明摆着的事。但是至少周围的环境令人愉快，都是些正正经经的人……而不是这样一处失败者的栖身之地。

她还是按了门铃。否则岂不是可惜了花在路上的时间？

有那么几分钟？似乎觉得屋里没人，接着听到急促的脚步声。那种穿着几乎要从脚上掉下来的破旧拖鞋的人典型的匆忙的脚步声。廉价的小猫眼里一下子黑糊糊的，接着门锁咯吱一响，房门打开了。

“哦，是娜塔莎吗？你进来吧，进来吧……”

她从来就不喜欢那些马上就把称呼转换为“你”的人。不，她自己是喜欢这样的称呼，不过即便是出于礼节，征得人家的同意还是必

要的嘛。

开门的女人已经将她拉到屋里，不拘礼节地抓住她的手，此时女人那张化着浓妆的不年轻的脸上，露出让人无力拒绝的好客的诚意。

“我的一位女友告诉我，您……”娜塔莎先开始说了起来。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亲爱的。”女主人挥了挥手，“哎呀，你可别，我正好准备收拾房间……要不，我这就去找双拖鞋。”

娜塔莎勉强掩饰着厌恶的表情，环顾四周。

过道倒不是很小，但堆满了废物，杂乱无章。天花板下的小灯泡昏暗极了，上帝保佑，最多 30 瓦，但这也掩饰不住屋内整体的穷酸劲儿。挂衣架上衣服堆积如山，连长满蛾子的麝鼠皮冬大衣都堆在上面。与地板脱落的漆布地毯显出莫名其妙的灰色。恐怕，女主人早就打算收拾房间了。

“你叫娜塔莎是吗，闺女？我叫达莎。”

达莎至少比她年长十五、二十岁。她确实可以做娜塔莎的母亲，只不过这么个母亲叫人想上吊……一头未洗干净的无光泽的乱蓬蓬的头发，指甲上鲜艳的指甲油已脱落，身上穿着已经洗坏了的家居服，没穿袜子的脚懒洋洋地踏着一双便鞋，脚趾丫上也涂抹了一层指甲油——老天爷，这有多庸俗啊！

“您是——女巫？”娜塔莎问道。可心里却喊了一声：而我是——笨蛋！

达莎点了点头，俯身从胡乱堆放的鞋堆中找出一双塑料拖鞋。人类所臆造出来的最白痴的那种——有许多突起的塑料钉的那种。这可是瑜伽人士的最爱。拖鞋上的一部分塑料钉早已脱落，所以没有增添什么舒适感。

“穿上鞋吧！”达莎兴奋地建议道。

娜塔莎像是被施了催眠术似的脱下凉鞋。再见了连裤袜。也许会有那么一双穿得持久一些的。世上的一切都是狡猾的傻瓜们想出来的骗局，而聪明的人不知为何竟受制于这种欺骗。

“对，是巫师，”达莎一边警惕地监视着她穿鞋的过程，一边说，“我是从我外婆那儿学的。还有我妈妈。她们都曾经做过巫师，都帮助过别人，这是我们家传的……我们去厨房吧，娜塔莎，我房里没收拾……”

娜塔莎跟在女主人身后，又一次在脑海里诅咒自己。她厨房里的景象证明娜塔莎的预料是对的。水池里餐具堆积如山，餐桌脏兮兮的。她俩走进厨房时，一只蟑螂懒洋洋地从桌上爬到桌面下不知哪条缝隙里去了。地板黏糊糊的。窗户当然也是整个春季都不曾抹洗过，天花板上叮了不少苍蝇。

“请坐。”达莎灵巧地从桌子底下抽出一张小凳，将它推到客人坐的位置——桌子与痉挛地抽搐着的萨拉托夫牌冰箱之间。

“谢谢，我站一站。”娜塔莎果断地决定不坐下来。比起天花板和桌子，小凳子让她更加不信任：“达莎，……达里娅？”

“达里娅。”

“达里娅，我，其实，只是想知道……”

女人耸耸肩。

她看了娜塔莎一眼，啪的一声按下电水壶，它大概是厨房里看起来惟一一样不用再拿出来清洗干净的东西。

“想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呢，亲爱的。一切都显而易见，没什么好隐瞒……”

娜塔莎顿时被一种不愉快的压抑之感所控制，仿佛厨房里光线不足似的。

一切暗淡起来，电冰箱病态的嘟噜声，不远处的大街上的嘈杂声全都安静下来。她擦了擦蒙上了薄薄一层冷汗的额头。这都是由于炎热和盛夏。炎热，又坐了很长时间的地铁和拥挤的无轨电车。可是为什么不叫辆出租车呢？她把司机连同车子一起支开了，这倒没什么。哪怕暗示一下她要去哪儿、为什么要去，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可是干吗不叫辆出租车呢？

“你丈夫离开了你，娜塔什卡，”达里娅亲切地说，“两周前，突然离开了，收拾了一些小物品，塞到手提箱里就走了。没有闹，没有吵。留下了车子、房子，到那个拆散你们的、长着黑眉毛的年轻女人那里去了……可你也不老啊，闺女。”

这一次娜塔莎对“闺女”二字甚至未做出什么反应。

她绝望地回忆着她对女友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关于“黑眉毛”似乎没说。尽管那女人确实皮肤黝黑，头发乌黑。娜塔莎又一次被失去理智的极度狂怒所控制。

“为什么离开你呢？娜塔什卡，我知道……请原谅。我叫你闺女儿，你是个很要强的女人，习惯了用自己的头脑去生活，但你们对我来讲都像是自己的亲闺女一样……你俩没有孩子，娜塔莎，对吧？”

“对。”娜塔莎轻声应道。

“怎么会这样呢？亲爱的，”巫师表示责备地摇了摇头，“他想要个女儿，是吗？”

“是的，女儿……”

“生一个不就得了，”达里娅耸了耸肩，“我有五个孩子。两个大一点儿子当兵去了。一个女儿嫁人了，现在带着孩子呢，另一个女儿在念书。还有一个小儿子，不务正业……”她扬了扬手，“嘿，你坐下，坐下……”

娜塔莎不情愿地坐到小凳上，紧紧地抓住手提袋放在膝盖上。她试图夺过主动权，于是说：

“生活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当初给他生个孩子就好了，但不能因为生孩子而毁了事业。”

“也对，”巫师不再发问。她用手掌擦了擦脸，“这是你的自由……那你想让他回来吗？他究竟为什么离开？拆散你们的人已经离开他了……也曾费了不少力。又是听他倾诉，又是可怜他，又是在床上搞出些花样儿的……你男人是个不错的人，这种男人每个女人都一心想得到。你想让他回来吧？想吧？”

娜塔莎紧闭双唇。

“是的。”

巫师叹了口气。

“可以叫他回来的……可以的。”

她的语调突然难以琢磨地起了变化，变得沉重而压抑：

“但是这很难。叫他回来不难，抓住他就难了！”

“但我还是想的。”

“闺女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魔力，”达里娅把身子探到桌子那边，而眼睛似乎盯着娜塔莎，“普普通通与生俱来的女人的魔力。你因为你的一切自负而遗忘了它，可不要这样啊！没事的。我来帮你。不过得分三步来做。”

她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桌子。

“第一步。我给你一个巫术。这不是什么大罪过……它会使你丈夫回家。这巫术可以让他回来，但留住他就不管用了。”

娜塔莎不太相信地点了点头。巫术分成“三步”似乎不合适，特别是由这个女人来分，而且是在这间房子里……

“第二步……不能让拆散你们的人生孩子。如果生了孩子，你就留不住自己的丈夫了。所以要犯下大罪，除掉那无辜的孩子……”

“您干吗说这种事呀！”娜塔莎哆嗦了一下，“我可不想受到审判！”

“我说的不是毒死孩子，娜塔莎……我双手这么一摊开就行了，”巫师还真的就双手一摊，“之后，我再双手一拍……就这些，所有的罪过就这些。哪来的什么审判呀！”

娜塔莎默不作声。

“不过，我不想承担这罪过，”达里娅恭恭敬敬地画了个十字，“如果你想的话，我就帮你，那你自己要对上帝负责啊！”

看样子她把娜塔莎的沉默视为认同，于是继续说：

“第三步……你自己生个孩子。我也会帮你的。会是个女儿，漂亮

又聪明，是你的小帮手，你丈夫的小可爱。到那时你的一切苦恼就结束了。”

“您这是说真的？”娜塔莎轻声地问，“所有这些，您……”

“我跟你讲，”达里娅起身，“只要你说‘是的’，就会一切如愿。明天你丈夫就会回来，后天那拆散你们的女人就会去做掉那浪荡出来的种。你没怀上孩子前我不收你的钱。但怀上后我会收钱的，而且收很多，这我现在就说清楚，我向上帝发誓！”

娜塔莎勉强笑了笑。

“那我要是骗你，不拿钱来呢？因为一切都做成了……”

她突然不说了。巫师默默地狠狠地瞅着她，带着几分同情，仿佛一位母亲打量着一位不懂事的孩子……

“你不会骗我的，娜塔什卡。你自己想想就会明白，值不值得去骗。”

娜塔莎喉头哽住了。她试图开个玩笑：

“那么，按实际情形付款咯？”

“你真是个生意人，”达里娅讥讽地说，“谁会喜欢你这种人呢，能干又精明！女人总要有几分糊涂……唉，……按实际情形吧。按三个步骤收费哦。”

“多少？”

“五千。”

“怎么要五千？”娜塔莎说出来又马上打住了，“我还以为会便宜得多呢！”

“你想让丈夫回来，可以便宜点。不过隔一段时间他又会离开的。我给你提供的是真正的帮助，正确的方法。”

娜塔莎点了点头。所发生的事让她感到太不真实了。那么说，手掌一击，未出生的婴儿就没了。再一击，她就会给自己心爱的白痴生个女儿出来？

“你承担罪过吗？”巫师很坚决地问。

“哪有什么罪过啊，”娜塔莎突然激动地回应道，“这罪过每个女人都有的啊，也许有些只有过一次！我可以承担，不会有什么事的！”

巫师沉思了片刻，仿佛在倾听着什么。她摇了摇头。

“会有事情发生的，会的，肯定会的，闺女。”

“我承担，”娜塔莎突然激动地回应道，“我承担一切罪过，什么罪过都行。我们一言为定？”

巫师又狠狠地瞅了她一眼，不赞成地说：“可不能这样啊，闺女儿……说的是所有的罪过啊。谁知道我会把什么引上你的身呢？自己的事也好，别人的事也罢……你都要在上帝面前负责。”

“到时再说吧。”

“嘿，年轻人啊……糊涂啊。在人类的罪过中反复探寻，这可是他们干得来的。每一桩罪过都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审判是顺着这些痕迹而进行的……行了，不要怕。别人的罪过我不会记在你头上的。”

“我没有害怕呀。”

巫师像是没听她说什么似的。她坐在那里，警觉地倾听着什么。接着，耸耸肩。

“好吧……我们行动吧。把手给我！”

娜塔莎不太信任地将右手伸了过去。她提心吊胆地盯着手上昂贵的钻戒，虽然从手上摘下来有点紧，但是……

“哎哟！”

巫师迅速而敏捷地在娜塔莎的小指上扎了一下，娜塔莎甚至没什么感觉。看着渗出来的鲜血，她一下子呆住了。达里娅若无其事地把又尖又细的医用针头扔到还残留着红菜汤渣滓的未洗的汤碟里。实验室里就是用这种针取血样的。

“别怕，我的东西都消过毒的，全是一次性针头。”

“你怎么可以这样！”娜塔莎企图把手缩回来，但达里娅有力而准确地抓住了它。

“别动，傻瓜！还要扎呢！”